



天津工厂史丛书

海河红浪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天津工厂史丛书

海河红浪

——天津国棉四厂工厂史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一九三六年，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勾结了国民党官僚买办、封建把头，用“上信堂”的名义强占了天津东南角海河边上农民的大片土地。一九三九年，正式建成了上海纱厂（即现在国棉四厂的前身）。从此，敌人在这里施尽了惨无人道的伎俩，搜刮、剥削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工人们在这里饱尝了种种辛酸，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但是党不久就在这里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很快地就点燃起了工人的斗争怒火。解放前十几年的时间内，他们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者及封建把头们——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最后工人终于成了工厂的主人。

这部书生动地描写了国棉四厂这些斗争的历史。

天津工厂史丛书

海 河 紅 浪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 編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锦州道6号）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1/2 字数101,000

1960年6月第1版 196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0

天津工厂史丛书序

“天津工厂史丛书”的编辑出版，是想把从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間，天津工人进行工厂史写作活动的成果，做一个初步的总结，以便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前进。

工厂史的写作，是由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倡议的，并得到苏联共产党中央的赞同，和广大苏联作家和工人的热烈响应。在二十到三十年代期间，苏联工厂史的写作活动，在高尔基亲自主持下，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对苏联的工人阶级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整理和保存了大量有关苏联工业发展的宝贵史料，还培养了一批为数不小的优秀的工人阶级作家，成为整个苏联文学队伍的组成部分。

天津工厂史的写作活动，就是受到了苏联先进经验的启示，在中共天津市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和帮助下进行的。一九五八年，是一个伟大的、难忘的年代！中国人民以巨人般的步伐，跨过重重困难，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天津工人写作工厂史的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年月

开始的。工人们意气风发地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劳动，同时，回忆到了过去的黑暗年代，悲惨生活以及英勇的斗争，而更加鼓足干劲，为彻底埋葬旧生活，和迅速建立新生活进行了胜利的战斗。

“天津工厂史丛书”，可以说是这一时代精神特征的反映。虽然就其写作内容来说，大部分还是旧生活的回忆，但其中已经包含着有觉悟的对比；包含着对于已往反对帝国主义和阶级敌人的光荣自豪；而且对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信心。就这个意义上说，一九五八年工厂史写作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正是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空前提高，革命热情高度昂扬的表现。事实上，写作工厂史活动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不但发动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参加提供材料和进行写作，并且每一篇优秀的工厂史作品的出现，都立即变成了良好的工人教材，随时随地起到了鼓舞和教育的作用。同时，就是在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工人阶级集体写作工厂史的活动中，涌现出来了一批积极的、有才能的工人作者。

在写作工厂史的活动中，各工厂党委积极领导了这一工作。因此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获得比较大的成果。工会、青年团和一些高等学校的教师、学生，都是这一活动积极赞助和参加者。不少的作家，直接参与了编写和整理工厂史稿的工作。

“天津工厂史丛书”，就其内容来说，是丰富的；就形式来说，也是多样的。但是，这毕竟是一项新的工作，

是群众性的创作。关于它的许多想法和做法，以及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还不能说是成熟的，还有待于在实践中逐步解决。但是作为天津工人阶级在描写自己的生活 and 斗争，在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感情，在描写工人阶级伟大的创造历史的活动中，他们已经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

一九五九年六月

目 录

一	“上信堂”的秘密.....	1
二	鬼子盖起大工厂.....	7
三	一九三九年大水.....	11
四	劳动二十四小时.....	16
五	童工苦.....	20
六	女工刘玉兰的遭遇.....	24
七	“泡”、“跑”、“偷”.....	30
八	“商閻王”毒打施长月.....	37
九	纪雪元九死一生.....	41
十	工人怒打日本厂长.....	46
十一	汽车司机左振玉.....	50
十二	第一个回合.....	57
十三	“关钱跑接力”的日子.....	62
十四	一个不“买账”的工会.....	66
十五	中心公园东南角.....	71
十六	赶走杨家父子.....	77

十七	斗爭狗腿子張文福	82
十八	包圍辦公大樓	87
十九	搗毀水上派出所	93
二十	一張名片四個人	101
二十一	鄒廣華收買打手	107
二十二	流氓拙定“苦肉計”	113
二十三	五月五日端午節	119
二十四	斗爭並沒有停止	124
二十五	和黃色工會搏鬥	132
二十六	法庭上的丑劇	138
二十七	報喜的槍聲	145
二十八	槍決商子林	149
二十九	搬掉石頭做主人	154
三十	一次光榮的記錄	159

后 記	166
-----	-----

一 “上信堂”的秘密

我們工厂紧靠着海河西岸。过去，从我們工厂后身对过的南場到第一工人宿舍的四周牆角下面，常常能看見一些埋在地下的三角形的界石，上面刻着“上信堂”三个紅油的大字。年深日久，誰也不再去过問它的真正来历了。因为孩子們把它当馬騎，有的石头已經被磨蹭得光溜溜的了，有的或許是因为修馬路，挖溝盖房被埋在地底下了，还有的干脆就因为碍事被挖出来扔了。可是，正是这些石头記載着我們工厂的建厂历史，也正是这些石头是日本鬼子沒有进中国以前，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見証。

提起这話已經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一九三六年的时候，天津东南角海河边上是一大片一眼望不到边的菜园子；还有一些葦地。有一条走大車的土道从城里直到下边的“小站”。当时人們管这条道叫海大道（即現在的大沽南路）。这条道上經常有六、七寸厚的浮土。刮風天是塵土飞揚，对面不見人。要是一下雨，你就看吧，大車常常把整个轆轤都陷到烂泥里，有时累的人仰

馬翻也拉不出来。

这条大道的中間有两个村庄，一个叫宣家楼，一个叫陈塘庄。兩村相隔有二里多地，共有百十戶人家。这些住戶都是农民，有的是租种地主的土地，也有的是靠自己三亩五亩的菜园子地过活。大部份都是靠着到城里卖菜生活。别看这儿路没人修，一片都是大开洼，可是，一提起陈塘庄的土地，农民們都要伸出大姆哥贊美的說：“那可是好地方啊！兩脚往地上一踩都往上冒油！”意思就是說这片土地是非常肥沃的。沒有碱，靠海河澆水方便，地势高又得風。据說蘿蔔长的又大又脆，如果在手里拿着一不小心掉地上，就会摔的四裂八瓣。白菜长的有兩岁小孩那么高。韭菜象小姆指头那样粗。当地农民夸耀这片土地是“刮金板”：一年年春种秋收，就是靠这块土地来养活一家老小。

春天，有一天从城里开来一輛小汽車，当时人們都管这种汽車叫“四輪电”。小車在馬路上跑的烟塵滾滾。这下子把四野的人都惊动了！擰轆轤澆园的人也停止不澆了，蹲在地上拣草的人們也站起来了，打尖捏菜的女人們也奇怪的不干活了，孩子們叫嚷着从村子里跑了出来……因为这个地方从来没有来过这样車，当时就是在城里也是不多見的。若說是走亲戚，这儿誰家会有这样的闊亲戚呢？若說是办公事，这儿又都是种菜的老百姓！那么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呢？

車停在海大道边上，車門打开了，从上边下来三、四

个人。有拿着文明棍穿着西装的外国人，也有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带着这些人往地里走来。一边走着一边指东望西的说着。外国人也拿着棍子指指点点，问这问那儿，大皮鞋在菜园子里踩来踩去。一脚下去，一排又青又嫩的小秧就都被踩倒了，小西葫芦被踩的“叭叭”乱响！

他们相看了老大一会儿，又“哇啦”了老半天，就又上车飞一样往城里跑去了。

对着这些莫名其妙的人，人们就乱猜开了，有的说：“城里有的是好地方，偏偏到菜园子来逛！”

也有的说：“吃饱没事干的，出来见见风！”

但是老人们可不这样想，他们说：“夜猫子进宅，这不象吉祥事！”

果然，没过几天事情全明白了。原来坐汽车来看地的人是日本东棉洋行在天津的负责人。他们是来踩地盘准备盖工厂的。

当时的中国政府虽然腐败无能，可是在表面上总还得装着点架子。规定外国人不能买中国的土地，但是洋人可不管这一套。东棉洋行通过日本领事馆直接向中国政府交涉，提出要买土城、陈塘庄一带的土地盖工厂。中国政府又不敢不满足洋人的要求，怎么办呢？最后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由天津市警察局给日本人开了一个有三十公分见方的“永租”字据。内容大意是：日本人可以永远租用土城和陈塘庄一带的土地。并且上面盖有当时天津市警察局

长程希賢的官印。

这样一来，日本人强購农民的土地变得更合法了，也就忙坏了为洋人效劳的狗腿子們。現在讓我們介紹一下，看看当时帮助洋人盗卖國土的都是誰？

张雨生，当时有四十多岁，是东棉洋行专管买卖棉紗“跑合”的。东棉洋行卖出买进的棉紗都要經過他的手。这个人是一整天轉悠在日本人脚下的忠实走狗。买地的时候，日本那方面的事务，都是他一手包办的。东棉洋行东京总店負責人黑田，特为买地的事坐船从日本来到天津，黑田亲自对张雨生說：“地，只要你看得过眼去就买，眼，开条子就报，我們大大的信服你！”张雨生碰到这个能捞一把的机会当然不放过。可是他对陈塘庄一带的情况不熟悉。于是他就找到一个在北洋紗厂当會計科长的程文林。这个人当时人們都喊他“程七爷”。有这样發财的机会，程文林当然也願意效劳。于是“承上启下”在中間跑腿聯絡的事就都由张雨生包下了。

另一个就是陈塘庄的百亩地的大地主、村付、脚行头张文福。这个人是土城、陈塘庄一带的坐地虎，农民們晃着他都要鞠躬，喊他一声“张老爷”，他个子不高，长着一对老鼠眼睛，三角眉毛往下搭拉着。誰都知道他表面上不声不响，可是小眼睛一轉，一肚子坏主意。日本人来了，他老远地就摘下帽子猫着腰迎接，到跟前就象一条哈叭狗一样，搖晃着尾巴跟在洋人的屁股后面跑来跑去。給日本人买地，跟农民打交道的事，全部由他办理。通过他又跟

出村子里一些所謂有头有面的人物，什么紳士、學董……讓他們出头当“中人”。这些家伙聚集到村子里小学校开了个会，一致表示：“这事出在咱庄子上咱得帮忙，人家外国人叫咱办事是看得起咱！”于是，张文福就带着这些人，腰里掖着槍踢破了这一带所有人家的門坎子。

农民們听說要失去土地，还没有来得及設想一下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张文福就領着人来了。同意卖，当然没有什么話說，不同意卖，那問題就来了，他先連軟帶硬的說：“……往后洋人在这开办工厂，不会进工厂混事嗎？比你啃这几亩地活着不强！”如果再不同意，他就把脖子一揚，慢声慢气地說：“那……好吧！可是挨着你地边某某人的地可是卖了。你用水另打井吧！”他們給切断了水道，把走道也給圈在里头了。你想，种菜园子缺了水怎么行？再說有三亩五亩地的主，誰自己能打得起井？沒法儿挤来挤去只好同意把地卖了！

丈量土地的时候，中国政府怕农民鬧事，天津市警察局长程希賢特为这件事亲自給六分局局长打了个电话。因此，量地时除了张文福、陈塘庄村正吳相，以及一些所謂“中人”外，还跟着个警察分局的局长。他們在量地时，地边、走道、井台等都不打在地亩数之内，张文福报多少亩就是多少亩，程文林专管要笔杆在冊子上登記。农民們明知道这伙子人克扣他們，也只有眼巴巴地跟在后面，在这样情况下誰还敢多說話！

他們在农民这方面买地是“零买”，可是交給日本人

的时候是“整交”。就是一包在內有多大片算多大片。譬如，从农民手中买卖地数是105亩，交的时候就报115亩。这中间十亩地数，就算他们赚下肥了腰包了。他们暗中是吃地亩数，明着还要吃佣钱。当时地的价钱是500元钱一亩，规矩是“承三破二”。就是如果地是卖100元钱，买主花103元。卖主净剩98元。五元给中人作为佣钱。如果农民的手中有“白头契”（农民之间买卖地的文约）的话，他们还要扒去一层所谓“过契税”。

这一次一共买地503.8亩。据他们自己说，以后还在这一带给日本人买了许多土地。总起来，张雨生、程文林、张文福他们除了吃的佣钱以外，每个人赚了10000元交通银行的票子。当时白面是五元来钱一袋。可以想见，他们这群狗腿子发了一笔大财。

忙了对头一年，在一九三七年正式更换契书，是在北洋纱厂宿舍程文林的家里换。日本东棉洋行经理佐藤也来了。地是日本人买的，可是契书上白纸黑字在买主这一项上怎么落款呢？看来这些“中人”倒不怕落骂名，大概是担心将来万一落个什么罪名呢！于是，他们沿着“永租”那个办法又想了个主意，在买主落款上胡诌了一个名字——“上信堂”。这样一来如果让不了解情况的人一看，也许以为地是中国人买的呢！

这就是界石上“上信堂”来历的前后始末的全部秘密。

二 鬼子盖起大工厂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开始建厂了。这个平常少人来往的地方忽然热闹起来。运砖瓦木材的汽车和大车来来往往连续不断。工地上扯起了电线。日本人用铁丝网把地围了起来，不让人们出入。农民们眼看着自己种的菜被围了进去，忙着黑天半夜的从地里往家运菜。这时陈塘庄有个叫李宝善的农民，他种的韭菜被围了进去，他要求进去起菜，日本人和狗腿子们不叫进，还打了他一顿耳光。可是，一家老小就指望着卖菜吃饭呢！没办法，李宝善又找到张文福那里去哀求。满以为张文福能看在乡亲的份上，帮个忙。可是，没想到张文福比谁都坏。他把李宝善送到第六警察分局，说他是故意捣乱，警察局又把李宝善狠狠的打了一顿。从警察局出来，吓的李宝善不敢在庄上呆，就跑到外地逃荒去了，直到解放后才回来。

因为张文福会看着日本人眼色行事，心眼活动会巴结日本人，孩生日娘满月，他总得找空儿给日本人送礼。所以，他也就成了日本人手下的“红人”了。他家的大车也

到工地來給日本人運東西，他呢，是每天站在工地上指東指西。比如來一輛車進工地，他就向東一指“卸到那邊去！”或者往西一擺手“拉到那邊去！”然後，跟一些頭頭們在一起吃喝。後來這個傢伙就留在廠里，給日本人当了八年買辦。

當時工廠的全部建築工程包給了上海中國人經營的“創新建築公司”。修建的時候，“創新”由上海帶來一批技術工人，另外，就在本地招了些挑土的小工。當時，土城、陳塘莊一帶失去土地的農民，只好都跑到工地上來干活。一天干十二個小時，只給幾個小饅頭充飢。

最先蓋的是幾個大水樓子和周圍的大牆及現在的甲字倉庫。在一九三八年建成一個紗廠，兩万多錠子，一個布場，七百台布機，一個工房，就是現在的第一宿舍，一個日本鬼子的宿舍，就是現在的第二宿舍。

一九三八年日本帝國主義侵入中國，蘆溝橋事變後，日本很快就進了天津。

我們廠是一九三九年正式開工生產的，廠名叫“上海紗廠”，這個名字也是有來歷的。遠在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二年），清政府腐敗無能，甲午戰敗，訂立了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日寇開始在上海侵吞了民營裕晉、裕大兩個紗廠，成立了上海紡織有限公司，資金是白銀一萬兩。由於殘酷的剝削中國工人，到一九一四年資金激增到兩萬兩白銀。到一九二三年八月，增加到六萬兩。先後在上海又建立兩個紡織廠，一個毛工廠，又在青島建立了第一紡織

厂。到一九三八年又建立了第二紡織厂。“上海紗厂”就是日寇在上海、青島發了大財之后，又进一步把魔手伸到天津来所建立的。

那个时候，厂子的門口，有一条通海河的水溝，寬有五、六尺，平常有一尺多深的水。漲潮时水最多到过三尺深。这条小河是过去农民用来引水澆地的。現在正好把它圍在工厂和对过的日本鬼子住的第二宿舍之間。日本鬼子为了方便在上面修了一座洋灰桥，桥头上設了一个崗楼。日本鬼子为了監視工人保护日本職員和控制这条公路，每天白天有兩、三个人站崗。夜間就更多了。

日本兵端着三八大盖槍，明晃晃的刺刀，在桥头上走来走去。馬路上橫着兩個用鉄蒺藜做的三角形的架子，中間只留下一条很窄的人行道。来往的人不論是多大岁数的老大爷、老大娘，或是不懂事的孩子，只要从这里过，就得給日本兵鞠躬。吓得人們都不敢从这里走。老百姓都知道：“上海紗厂”門口是“鬼門关”！

工人們上班走到这里，更是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一不小心就得挨打。記得是一个冬天，西北風刮的电綫杆子嗚嗚直叫。太阳剛剛冒紅。从第一工人宿舍出来一个女工。当时約有二十多岁，这个人大眼睛个子不高，长得挺瘦小。她是細紗車間的工人叫王惠珍。这天馬路上冷清清的，一个人也沒有。王惠珍走着走着，忽然心里一着急，她想：“今天一定起晚了，要不，怎么看不見人上班呢！”那时，工人誰买得起表啊！她又是个有小孩的媽媽，不用說